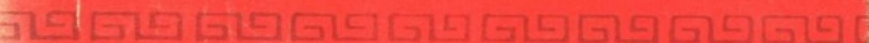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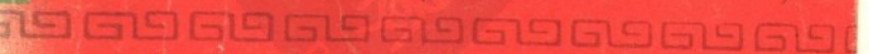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海经丛书 **24**



武林十三杰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山海经丛书之二十四

武林十三杰

王琯琯 选编
王 武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朱承斌
插图 民俊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

• 山海经丛书之二十四 •

武林十三杰

王珣琰 王 武选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5.3125 插页1 字数77,000 印数000,001—226,000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·280 定价: 0.61 元

目 录

霍元甲武威振人心	1
大刀王洞奸除豪绅	26
杨剑霞慑服亡命徒	47
孙禄堂四两拨千斤	70
方世玉偷拳复前仇	81
窦二敦聚义反清廷	96
白泰官山外见青山	102
甘凤池武德播威名	110
郑仁和力杀八大王	118
王瑞伯大闹天后宫	123
苏黑龙父子行侠义	131
勇庄豫飞弹打不平	143
尹继君荒庙识真情	150

霍元甲武威振人心

一、天津卫英雄卖柴

光绪二十一年腊月，年关将近，霍元甲挑着一担柴禾去天津卫，准备换几个钱过年。他家里人口多，地里收成无几，日子过得有些窘困，只有靠变卖点地头菜蔬及柴禾等物找些进项。

别人卖柴，一担挑一百五六十斤；劲头大的，顶了天也不过二百斤。因为从卫南洼到天津卫要走二十里路，谁也不敢多挑。霍元甲却与众不同，他把高粱秸结结实实地捆了八小捆，每捆足有四五十斤，然后再把四小捆捆成一大捆。他有一条特制的榆木大扁担，比一般的扁担长出一尺半，又宽又厚，挑起这足有三四百斤的担子，悠然自在地朝通往天津卫的大

道上走去。一路上，行人看到他的担子，纷纷议论，赞不绝口。

霍元甲挑着柴禾，来到天津卫西门外的西头弯子。生意还未开张，便有“混混儿”前来干涉，找他要“过肩钱”、“地皮钱”。两下没说上几句，就口角起来。一个强要，一个不给。“混混儿”不能栽此跟头，骂骂咧咧地脱掉羊皮袄，朝霍元甲扑去，想用“混混儿”的看家本领——拚命，吓唬这个庄稼人。

霍元甲见“混混儿”扑来，一挫步，闪在一旁。对方扑了个空，一个趔趄，摔了个嘴啃泥。“混混儿”弄巧成拙，当众出丑，更加恼怒，飞起一脚，朝霍元甲胸膛踢去。霍元甲纹丝不动，只一伸手，便抓住了“混混儿”的脚脖子，往前一拉，往后一推，一撒手，“混混儿”摔了个仰面朝天。这个“混混儿”爬起来，二话没说，一溜烟地跑了。不大工夫，他招来了一帮“混混儿”，有十几个，各自拿着刀枪、棍棒，前来报复。霍元甲见此阵势，忙抽出那根大扁担，马步一站，严阵以待。等到那十几个人呐喊着包围上来，他突然大喝一声，挥舞着扁担，左突右刺，前扫后抡，只听见一阵风声呼呼，“混混儿”手里的刀枪棍

棒，大多被打得飞天落地。接着，他又来了个“枯树盘根”，把扁担冲着“混混儿”抡了一圈，凡被扫上的莫不哇哇大叫，抱头鼠窜而逃。时间不长，又来了四十来人，把霍元甲团团围住。霍元甲也红了眼，将大扁担往膝上一磕，咔嚓一声断为两截，他一手一截，准备应战。

就在这一场恶斗将要展开之时，忽听有人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原来是“混混儿”的头目来了。他闯入重围，指着喽罗们说：“你们都找死啊！没看出这位壮士的神力吗？来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还不给我快滚！”来人姓冯，是脚行掌柜的。他把这一场风波平息了，执意要买霍元甲的柴禾。霍元甲使用两只手提起两大捆柴禾，随着冯掌柜进了院子。

冯掌柜对霍元甲十分殷勤，设宴款待。起初，霍元甲不清楚冯的居心，心存戒备，一再辞谢。后来感到盛情难却，只好留下。席间酒酣耳热之际，冯掌柜吐露了他的真情，原来他看中了霍元甲高超的武艺，想借重他接手脚行，维持这块地盘。霍元甲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只好推托说：“家有老父，须回去商量再定。”

二、蹬巨石力士扬名

转年（一八九六年）春，霍元甲生活困苦依旧，经与父亲商议，到天津卫投奔冯掌柜脚行谋生。霍元甲受到冯掌柜的信赖，接手脚行以后，陆续取消了许多勒索农民及商贩们的“苛捐杂税”，什么“地皮钱”、“过肩钱”、“磨牙钱”、“孝敬钱”等等，这就招致了脚行里“混混儿”的不满，许多应收的款项也收不上来了。到了年底，脚行应包缴官府的五百两税银凑不齐数，霍元甲就被官府扣押了起来。经家人到处商借，凑足税款欠额，才把霍元甲赎了出来。霍元甲从此不再干脚行这种营生了。

霍元甲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个人。此人名叫农劲荪，是北门外竹竿巷怀庆药栈的掌柜。此人爱好武术，广交武林豪杰，久闻霍元甲大名，专诚拜访。二人一见如故，甚为莫逆。霍元甲离开脚行之后，应农劲荪之邀，来到怀庆药栈。

怀庆药栈专门经营中草药。这些药材，都是从山区或南方用船运来，然后转手批发给各中药铺。成捆的药材装卸搬运，都是力气活。药栈

里原来有一个力大无穷的汉子，遇上大捆的药材，别人搬不动时，他就大显神通，为此在药栈里居功自傲，称王称霸。霍元甲来到怀庆栈，这人极为嫉妒，总想找机会同霍元甲较量一番。

一天，怀庆药栈进来一批生地，每捆重五百斤。力气大的伙计二人抬一个，力气小的根本抬不起来。那汉子见时机来了，便大显身手，一个人扛起这五百斤重的生地捆，连扛了三趟。然后，当着众伙计的面，对霍元甲说：

“霍师傅，人都说你武艺高强，力大无比，今日何不当着哥儿们的面露一手，让我们开开眼界！”霍元甲曾听农劲荪说过，此人是个刺头，便顺水推舟，想扫一扫他的威风。于是，霍元甲找了一根最粗最沉的扛棒，挑起两大捆药材，不慌不忙地进了库房。伙计们见此光景，个个拍手喝彩。那汉子羞得脸面通红，第二天，便辞了怀庆药栈的差使，另找饭碗去了。

那汉子毕竟仍然气不顺。某天夜间，他纠合了几个人，将两个八百斤重的轧路石碾推到怀庆药栈的门口，双双立起，把门堵住。天亮后，伙计开门，见有两个大石碾堵在门口，忙

向里面通报。霍元甲来到门口一看，心里明白这是有人在和他为难。他略一运气，飞起脚来，一腿一个，将两个石碾蹬出二三十丈远。躲在暗处的那个汉子又找了个没趣，偷偷地溜走了。

没隔多久，又出了一件事。一天早晨，怀庆药栈的伙计去井台挑水，见两个大青石碌碡斜立在井口上，下方各靠井的一边，上方互相依靠着。那形势，稍有触动，碌碡便非坠入井中不可。伙计不知所措，只有回去唤霍元甲。顿时，井台周围聚拢了许多人，议论纷纷。霍元甲闻讯赶到后，有人问他这是什么人弄的，他微微一笑地说：“是谁干的说不清。不过，这人真有本事，我佩服他。他单堵怀庆药栈的井，分明是冲我霍元甲来的。”说完，他来到井口，猫下腰来，用两手捧住碌碡，只听“嗨！”的一声，就把两个碌碡同时推了出去，围观的人齐声喝彩。

这几件事，使得霍元甲的名声更大了。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绰号：霍大力士。

三、抱不平痛打皇差

光绪二十六年初春，海河虽然已经可以行

船，但冻土尚未开化。一日，农劲荪趁着药栈活计不忙，邀霍元甲出去闲逛。二人来到运河岸边的一个茶馆里，找一个临窗的桌子，坐了下来，边喝茶，边聊天。

农劲荪早年曾留学日本，又多次走南闯北，知识渊博。他常给霍元甲讲一些古今中外的事情，时常以愤激的心情谴责清廷如何腐败，如何屈服帝国主义，感慨中华民族灾难重重；还常给霍元甲讲述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人物。他的话，使霍元甲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知识，明白了很多道理，激发了霍元甲爱国之心。

二人在茶馆坐定，谈兴正浓时，忽听河边传来一阵嘈杂之声。

原来，从运河上游来了一长串运皇粮的船，到达北大关，要在这里停泊。粮船约有百只，无法靠岸。保镖的李刚下令抛锚，并把一根木桩朝岸上抛去，自己也紧跟着跳上岸来。李刚在岸上转了一圈，没找到适于打桩的地方。他有些着急，一抬脚，就把近前的一个席棚子的立柱踢断了。这席棚子是一家简陋的炸果子铺，主人正在棚子里炸果子。席棚倒塌，差点儿压着了主人。主人跑出来一看，才发现

棚子后面站着个横眉怒目的大汉，忙上前问个究竟。李刚蛮横地说：“皇家的粮船要停在此处，需在这儿打桩拴船。”果子铺主人向他苦苦哀求，李刚却破口大骂，把果子铺主人推了个仰面朝天，又扯掉席棚，把木桩往地上一插，以臂做锤，打起桩来。打好了桩，拴上缆绳，扬长而去。

就在这时，霍元甲大喝一声：“那黑小子，回来！”

李刚怎么也不曾想到，有人敢如此呼唤他。他自恃是皇家粮船的保镖，谁人敢惹他，便来到霍元甲跟前，说道：“混小子，你是活腻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霍元甲回答说：

“是好汉，不该欺侮穷百姓。你毁了他的生意，应该赔偿才是！”李刚问：“你是谁，敢多管我的闲事？”“我姓霍，名元甲。”

李刚一听“霍元甲”三字，不觉倒吸一口冷气。霍元甲的声威，他早有耳闻，今日相逢，不知是吉是凶。但他表面上不能示弱，便对霍元甲说：“姓霍的，别不识好歹，这事还是不管的好。”霍元甲恼怒地说：“仗势欺人，不如一条狗！今日你若胜了我，只管走你的；胜不了，就老老实实赔人家东西。”说

完，一步上前出招，李刚立即接应。二人兜了两圈，没分胜负。霍元甲有些不耐烦，挥拳冲李刚直取中路。李刚急闪身，想来个“顺势牵羊”，可是没拉动，又以“泰山压顶”之势，扑向霍元甲。霍元甲见有机可乘，使出“迷踪艺”中“闪步掀拦掌手雷”的式子，跳到李刚的身后，朝李的背上猛击一“铁沙掌”，只见李刚朝前踉跄几步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口喷鲜血，一头栽倒，气喘不休。

这时，船上的运粮官看见保镖的被人打倒，不禁大惊，呐喊一声：“大事不好，贼寇要抢皇家粮船了。来人呀！快给我把强盗抓起来！”船上的清兵急忙下船，朝霍元甲一拥而上。霍元甲大喊一声，吓得众清兵连连倒退。运粮官走下跳板，强令清兵把霍元甲捆了起来。农劲荪见霍元甲被抓，急得顿足捶胸，不知所措。这时，恰巧当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在此下船换轿。农劲荪一见，忙跑过去喊冤。徐桐听农劲荪禀告后，便传运粮官将霍元甲带来，问清情由，慨叹霍元甲是条好汉。徐桐问霍元甲家居何处，霍答：“住卫南洼小南河。”徐桐相不由甚喜。原来，徐桐的佃地就在卫南洼大侯庄一带。徐桐念及乡土之情，有心搭救他，

便对运粮官说：“保镖欺人太甚，霍元甲打抱不平，怎能乱加罪名，说他要抢皇粮呢？把他放了！”运粮官只好依从，放了霍元甲。

没隔几日，有一人来访霍元甲。此人自称姓王，名正谊，字子斌，因行五，又使得一把好刀，所以江湖上人称“大刀王五”。他钦佩霍元甲的为人，特来会晤。二人谈得甚是投契，便结为好友。王子斌说，那个给皇家粮船保镖的李刚，为人很不仗义。他还说怀庆药栈井口的两个大碌碡，也是李刚干的，早就和霍元甲有意作对。那一天在运河岸上的较量，只不过是“狭路相逢”而已。

四、御外侮家乡传艺

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，八国联军攻陷天津。七月二十日，又攻进了北京城。侵略军一进北京，就放纵军队公开杀烧淫劫，血洗全城。大刀王五是个侠义汉子，愤慨而起，神出鬼没地与洋鬼子斗，为死难同胞报仇。一日，王五路过一家姓石的宅院，忽闻院里有妇女的哭声，忙冲入院内，见有十几个洋鬼子正在大发兽性。他忍无可忍，立即挥刀杀敌。虽力杀数人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壮烈牺牲。兽兵枪杀

了王五，将他的头割下来放入笼子里，挂在城门上示众。

这消息被霍元甲得知后，悲痛欲绝，立刻动身赶到北京，与《老残游记》的著者刘鹗一起，想方设法，将王五的头从笼子里取出掩埋。数月后局势略有稳定，才正式安葬了王五，并由刘鹗为其树一石碑。

霍元甲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如此凶残，特别是好友王五惨遭杀戮的血淋淋的事实，使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他痛恨帝国主义侵略者，也痛恨腐败昏庸的 清廷。他常说：“同自家乡和气，方为好汉；与外国民族争雄，乃是英雄。”还说：“一人强，无大用；全民强，有希望。”于是，他下决心训练乡勇，并打破祖宗留下来的“霍氏武术传媳不传女”的老规矩，把击技之术传授与众人，以御外侮。

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，设立了“都统衙门”，把天津全城划分为八个管理区，由八个国家分别管辖。霍元甲想招众练武，那是根本办不到的。于是，他只好告别农劲荪，离开怀庆药栈，回到家乡小南河。

霍元甲回到家乡后，向父亲及众兄弟述说

了自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罪行，表达了自己的志愿：打破家规，技传乡勇，人人强壮，抵抗外侮。他的父亲及弟兄们都表示赞成和支持。霍家拳术便由此开始传于外姓了。

五、“病夫”威慑俄力士

光绪二十七年，霍元甲三十三岁。有一天，他的徒弟刘振声拿来几张广告传单，上面印着俄国大力士在戏园卖艺，声称：“打遍中国无敌手，让东亚病夫们见识见识，开开眼界。”霍元甲看了传单以后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全不把中国人当人看，一个外国卖艺的，也敢如此侮辱中国，真是欺人太甚！”霍元甲决定会一会这个俄国人，便带着刘振声前往天津卫。

霍元甲先找到了农劲荪。农劲荪懂得外国话，便由他充当翻译。三人一起来到了戏园，向戏园管事的说明来意。管事的深知霍元甲的武艺，不敢怠慢，一面让他们到头等席上坐定，一面立即向俄国大力士通报。

这时，戏台上俄国大力士出场了。他身材魁梧，体壮如牛，浑身的肌肉一条条、一块块，清晰分明。大力士先运动全身肌肉，打了一套拳，然后仰卧台上，两手各举起一百磅重

的铁哑铃，双腿再夹住一个，在这三个铁哑铃上面放一块厚木板，板上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，四名大汉上去坐在那儿打牌，木板毫不动摇。接着，他又表演了手卷铁板。只见他拿出一块厚铁板，让一个人拿大锤砸了三下，铁板毫无变化，然后他运足了气，把铁板卷成了筒。俄国大力士接连又表演了几个节目，都很惊险。最后的压台戏，是断铁链。他拿出一条粗铁链，一端用脚踩住，然后绕身体数周，如同乌龙盘柱，直盘到上身，另一端从肩上回过来，用两手握牢，然后大喝一声，身腰一挺，铁链挣断，落在戏台上发出呛啷啷一阵响。俄国大力士的表演使台下的观众惊叹不已。

俄力士表演后，吹嘘自己是“世界第一大力士”，并表示在此表演三天，“病夫之国”如有能者，欢迎登台较量。

霍元甲在台下哪里还坐得住，同刘振声、农劲荪商议，要上去比武。农劲荪劝阻说，应找个中人，立好赛约，明天再比。霍元甲不依，一个箭步，气宇轩昂地跳上戏台。俄力士得意洋洋地正要收场，没想到突然跳上一个人来，不觉一楞。观众们也大为震惊，其中有的人认出了霍元甲，便纷纷传开，知道马上就有